

· 建馆 115 周年纪念 ·

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考略*

林振岳

内容摘要:归安姚氏咫进斋为清代江南著名私家藏书楼。其藏书清末售归学部,筹建京师图书馆,是今国家图书馆最早入藏的一批善本。根据日记、书札、书目等史料考察姚氏藏书聚散始末,咫进斋藏书精本多来自蔡氏醉经轩、刘喜海、刘履芬旧藏,姚觐元、姚慰祖父子生前即在苏州开设尊古堂书坊出售藏书。清末觐元之孙姚绳武将咫进斋藏书售归京师图书馆时,端方从中抽走数种精本。另有部分碑帖书籍售予盛宣怀愚斋图书馆。民国后姚氏藏书仍陆续散出,1927年张元济见到咫进斋未刻稿数种,为之谋刊。罗振常蟬隐庐曾经手姚氏藏书数十箱,傅增湘也曾收得数种。姚氏藏书售归京师图书馆的部分,1933年赵万里编纂《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时从善本书库中删汰近半,部分藏书随“甲库善本”南迁、运美、抵台,现今分藏北京、台北两地。

关键词:姚觐元 姚慰祖 姚绳武 咫进斋 京师图书馆

引言

王国维论及浙西藏书,曾举姚氏咫进斋、陆氏皕宋楼为有清一代之殿军:“国朝自蠡舟董氏、疏雨刘氏、芳茱严氏后,尤不易更仆数。而姚彦侍方伯之咫进斋、陆刚父观察之皕宋楼,实为之殿。光绪之末,陆氏书流出海外,姚氏之藏亦归京师图书馆,浙西文献为之俄空。”^①归安姚氏咫进斋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日本藏稀见中国书目文献研究”(23CTQ043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王国维:《传书堂记》,谢维扬、房鑫亮主编:《王国维全集》第8卷,浙江教育出版社,2009年,第628—629页。

藏书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,是近代藏书由私化公较早的一宗,也是今国家图书馆最早入藏的一批善本(较内阁大库藏书更早运到学部拆箱清点),在中国近代典籍流通史上有重要地位。有关姚氏藏书刻书情况,已有不少学者展开论述,如郑伟章、王增清、赵红娟、柳和城、王江东^①等都对姚觐元生平、藏书、刻书事迹有所叙考,马珂勾稽了《咫进斋丛书》刊刻史实及瞿氏铁琴铜剑楼在姚氏身后对丛书第四集的校补工作^②。关于姚氏父子藏书聚散始末、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详情,目前相关研究还不是十分深入,本文将依据相关史料,在此方面略作补充^③。

姚觐元,初名经炳,字彦侍,别署裕万、念慈、彦士,号咫进斋、大迭山房、晋石厂^④,浙江归安人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举人,官至广东布政使。祖文田,字秋农,官礼部尚书,谥文僖,《清史》有传。父姚衡,字雪逸,为秋农第五子,曾居广东巡抚怡良幕府,林则徐禁烟,怡良与合力筹划,文牍皆出姚衡手,王欣夫曾见其家藏林氏与怡良手札百数十通,皆论禁烟事^⑤。子慰祖,字公蓼,父子皆好藏书。觐元承其祖秋农家学,网罗古籍,刊印清儒著述,尤好许学书,所辑刻《咫进斋丛书》,有功艺林匪浅。姚慰祖别刻有《晋石厂丛书》,未克卒业,民国二十三年(1934)海虞铁琴铜剑楼主人瞿良士得其旧版,续加重修。光绪八年(1882),姚觐元因云南报销案为阎敬铭所参,在广东布政使任上被革职,勒令回原籍。罢官之后,

①郑伟章:《文献家通考(清—现代)》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1060—1064页。王增清等:《茗水悠悠芸香远:湖州藏书文化研究》,杭州出版社,2010年,第93—97页。赵红娟:《姚觐元、姚慰祖父子生平与藏书活动考述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2年第3期,第104—110页。柳和城:《百年书人书楼随笔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2017年,第12—14页。王江东:《姚觐元藏书、刻书活动考略》,程焕文等主编:《2016年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8年,第228—235页。

②马珂:《〈咫进斋丛书〉版本研究——兼谈〈咫进斋丛书〉第四集》,《山东图书馆学刊》2021年第1期,第105—109页。

③本文始撰于2016年,近有赵兵兵《咫进斋研究》(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22年),为目前关于咫进斋最系统研究成果。该文未公开,笔者因而未能睹其全貌,本文仅引述其中部分已发表的章节。

④叶昌炽云:“晋石厂者,方伯在蜀得晋杨宗石阙题字,携以东归,颜其藏书之室也。”(叶昌炽:《藏书纪事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209页)此斋号后来主要为姚慰祖使用。

⑤王欣夫撰,鲍正鹄、徐鹏标点整理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135页。

侨居吴中,光绪十六、十七年父子相继谢世。光绪三十四年,咫进斋所藏书籍由其孙姚绳武(字桐生)售入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,成为今日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来源之一。

民国以来流传有抄本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,旧题“归安姚觐元”撰。梁子涵《中国历代书目总录》谓“此目闻为吴兴沈毅所伪撰”^①,上海图书馆藏有沈毅感峰楼抄本。此外,还有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湖北图书馆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抄本及民国周大烈七录居抄本等。笔者此前所撰文章认为,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系利用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合编而成^②,其中关于缪荃孙沿用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编纂新目的说法有误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缪荃孙稿本《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(索书号:SB/019/7065),可证明“归安姚氏书”这部分的目录著录为缪荃孙亲自编纂。该藏本笔者关注已久,2017—2018年间因北大图书馆书库搬迁未获阅览,2019年古籍分馆重新开馆后前往调阅,馆方告知该稿本因黏签较多不允出库,需电子化后提供光盘阅览。当时即提交电子化的申请,后因新冠疫情影响,未能偿愿。后见北京大学赵兵兵博士查阅了该稿本光盘,撰有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与〈咫进斋善本书目〉关系考》一文^③,纠正了拙文过去认识的不足。梁子涵所谓的“伪撰”,实际情况应是据缪荃孙、夏曾佑所编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等文献将“归安姚氏书”一宗辑录成编,相关情况赵文已有详考。沈毅辑本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疏谬,如《文苑英华》条,国图藏抄本、七录居抄本等著录为“宋刻本”,且记有晋府藏印,实则为首师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藏书一部误入,而感峰楼抄本著录作“《文苑英华》一千卷(明刻本),宋李昉等奉敕编”^④,与之不同。该目辑录善本330部,有11部不见于京师图书馆书目,其中如元本《草堂雅集》、抄本《杨太子宫词》、宋刻小字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等,在

①梁子涵:《中国历代书目总录》,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,1953年,第395页。郑伟章引其说,谓“不知何据”(郑伟章:《文献家通考(清—现代)》,第1061页)。

②林振岳:《缪荃孙〈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〉编纂考》,《文献》2015年第4期,第38—47页。

③赵兵兵: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与〈咫进斋善本书目〉关系考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二十七辑,凤凰出版社,2023年,第238—296页。

④姚觐元: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卷四,上海图书馆藏感峰楼抄本(索书号:线普433918-19),叶三十四。

售归京师图书馆时为端方所抽出。因此,本文讨论姚氏藏书,并不以此目为依据,主要依据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著录及其他文献记载。

一、姚氏父子生前藏书之聚散

姚氏藏书有其祖姚文田邃雅堂藏书者。如“宋刊本”《尔雅注疏》^①、旧抄本《东观选要》上有“吴兴姚氏邃雅堂鉴藏书画图籍之印”,即姚文田旧藏。文田精于许学,曾与严可均合撰《说文校议》等。姚氏售予京师图书馆藏书中,有姚文田稿本《说文解字考异》等。但邃雅堂藏书大多已毁于兵燹,并非咫进斋藏书主要来源^②。姚衡、姚晏昆仲亦雅好藏书,邃雅堂故物多有二人鉴藏印记^③。晏字圣常,衡之弟,尤嗜金石,著有《中州金石目》《再续三十五举》,皆刻入《咫进斋丛书》。覲元为衡之子,秉承前人守藏旧志,坊肆得见邃雅堂散出旧物,必重金购回。至各地为官,随处访书,所作日记,多记其事。今存有《咫瞻日识》《弓斋日记》(上海图书馆藏)、《姚覲元日记》(浙江图书馆藏)诸稿^④。前所举赵红娟、王江东等研究者已据《弓斋日记》对姚氏访书购书事迹多有揭示,兹不复赘。其不易得者则手抄录副,姚氏特制抄书稿纸,版心有“咫进斋抄本归安姚氏藏”字样,《书林清话》在谈及“近时精抄本”时曾举归安姚氏咫进斋抄本为例^⑤。今检公私藏目,尚可查得存藏于上海、北京、浙江、南京、广州等地的咫进斋抄本 29 部,晋石厂抄本 3 部,可见姚氏父子雪抄露纂、搜访之勤。

①《尔雅注疏》十一卷,八册,元刊明南监修补九行本,今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(索书号:平图 019259-019266)。张宗祥定为元刊(张宗祥: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上海图书馆藏民国间京师图书馆抄本,经部小学类叶一,索书号:线普长 72682-87)。

②“邃雅堂之书为姚文僖文田所收,其书本寄石门胡氏,皆毁于兵。”(陆树藩:《答瞿子久问两浙藏书家》,《图书馆学季刊》1926 年第 1 卷第 3 期,第 552—553 页)王江东引用此文并云:“祖父姚文田有‘邃雅堂’藏书,惜毁于兵燹,并没有成为姚覲元藏书的基础,姚覲元主要还是通过购买、自抄、自刻等方式来聚书。”(王江东:《姚覲元藏书、刻书活动考略》,程焕文等主编:《2016 年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第 230 页)

③如国家图书馆藏元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刊本《新刊王氏脉经》(索书号:07502),黄丕烈旧藏,钤有“吴兴姚氏邃雅堂鉴藏书画图籍之印”朱方印、“归安姚衡”朱方印,经姚文田、姚衡、姚覲元三代递藏。

④姚覲元著,董婧宸、董岑仕整理:《姚覲元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22 年,前言第 1—3 页。

⑤“归安姚覲元咫进斋钞本,十三行绿格,板心有‘咫进斋’三字。”(叶德辉:《(插图本)书林清话》卷十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 年,第 213 页)

姚氏藏书中精本多得自金匱蔡氏醉经轩,为蔡廷相、蔡廷楨昆仲藏书^①。清光绪十二年(1886)^②,姚氏从蔡氏醉经轩购得旧本一批,据《丙戌冬咫进斋购蔡氏书目》^③载,共计59种,中如宋写本《杨太子宫词》、宋刊《格斋先生三松集》(即《格斋四六》《南塘四六》《梅亭四六》三种)、元刊《吕氏春秋》《文选》、“元版”《埤雅》《贾长沙集》《书学会编》(以上三书实皆明刊本)、景宋抄本《九僧诗》《后山诗注》《皇朝编年备要》、影元抄《稼轩集》、明抄《虎铃经》《皇朝大事记》《中兴大事记》、旧抄本《辽史拾遗》《玄珠密语》《册府元龟》等,皆咫进斋善本之上驷,目中所载有32种在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。姚氏所购这批蔡氏藏书中多有黄丕烈、汪士钟旧藏,其中黄丕烈故物多达14种。除此以外,咫进斋所得黄氏士礼居旧藏还有不少,据潘祖荫日记,尚有宋刻《袁氏通鉴纪事本末撮要》、“宋板”(实为元版)《脉经》、宋板《孟东野集》、宋板《圣宋文选》、景宋抄本《韩非》、明刊《颜氏家训》《太平乐府》各书^④。缪荃孙辑录黄跋时,姚觐元曾抄录黄跋十多种寄去^⑤,缪刻《尧圃藏书题识》中注明出自“归安姚氏”者有16种^⑥,足见姚氏收储士礼居旧藏之富。江标称“姚氏藏百宋一

①蔡廷相,字孙峰,号伯卿。弟蔡廷楨,字慕周,号卓如。

②李健曾引缪荃孙致孙毓修札“金匱蔡氏是否荡口?姚咫进斋于丁亥年得其一大批,现在京城图书馆”(李健:《清藏书家蔡廷相、蔡廷楨生平及藏书考》,《新世纪图书馆》2022年第3期,第85页),以为购蔡氏书之年在光绪十三年。本文据《丙戌冬咫进斋购蔡氏书目》,取光绪十二年(丙戌)之说。

③佚名:《丙戌冬咫进斋购蔡氏书目》,国家图书馆藏抄本。此目附在抄本《深雪偶谈》(索书号:15347)之后,天头批“凡经主人出以共赏者,以○别之”,圈出者计十三种,当为某氏观览姚氏所购蔡氏藏书,自姚氏处过录了其购书目录。

④潘祖荫:《潘祖荫日记》,光绪十一年(1885)三月二十四日,苏州博物馆藏稿本(索书号:备36)。

⑤缪荃孙致赵凤昌札云:“彦老好古兴致尚好,为弟手钞尧圃跋十余。”(缪荃孙:《艺风堂书札》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》第2册,凤凰出版社,2014年,第350页)

⑥16种为:元本《宋五服图解》、抄本《游志续编》、明刻本《救民急务录》、校影写宋本《管子》、影宋抄本《韩非子》、旧抄本《玄珠密语》、元抄本《书经补遗》、校宋旧抄本《淮南子》、明初刊本《景仰撮书》、旧抄本《嵇康集》、残宋刻本《豫章黄先生外集》、明本《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》、宋本《放翁先生剑南诗稿》残本十卷《续稿》残本八卷、抄本《柳待制文集》、校旧抄本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(黄丕烈撰,缪荃孙辑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十卷《补遗》一卷,民国十八年金陵书局刻本,目录叶一至二十三)。

麈宋本书有十余种”^①，而据梁健康面告，姚氏所得黄丕烈旧藏共计三十余种，其中属百宋一麈宋本者七种。

姚氏财力雄厚，属于“有力之强”者，又有进出养藏之法，故能广收博取，在旧家藏书散出之时往往能捷足先登，特别是在罢官后寓居苏州期间。如前文所举蔡氏藏书，在姚氏购走其中精本四年后，江标也曾至蔡氏家中观书，只能空叹其中精本早已为洪汝奎、陆心源、姚觐元三家尽收囊中^②。光绪十四年刘履芬藏书散出，也有一部分为姚氏所得。是年九月，叶昌炽记江标在世经堂购得刘履芬旧藏十余种，并谓刘氏旧藏中精品早已为姚觐元、蒋凤藻所得^③。京师图书馆所收姚氏藏书中，有旧抄本《平宋录》《酉阳杂俎》《石林居士建康集》三种为刘氏旧藏，此外还有元版《九经直音》、明抄《后村全集》等见载姚觐元日记^④。据罗振常、傅增湘所记，尚有旧写本《靖康传信录》^⑤、《圣宋遵尧录》^⑥等。又刘喜海藏书中至有名者如宋元百衲本《史记》，光绪初为姚觐元购得^⑦。姚氏藏书，出入频繁，据姚氏日记及他人所记，多有售归京师图书馆以外的精本，其所蓄善本之富，远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三百部之上。

咫进斋藏书在姚觐元生前即已陆续售出，此亦藏书家“以藏养藏”之道。而为研究者所忽略的是，姚氏父子生前曾开设书坊买卖旧籍。姚觐元在湖北为官之时，姚慰祖曾在当地开设书坊。晚年姚氏父子寓居苏州，又在观前街开设书坊，名为“尊古堂”，出售书籍。费念慈致缪荃孙札曾提到：“公蓼开书坊于鄂，前年毁于火，去岁又开于观前，前月廿六日又毁

①江标著，黄政整理：《江标日记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458页。

②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“晨起，仍偕若、应二兄至张塘桥蔡氏观藏书，主人云已售与洪琴西、陆存斋、姚念慈三公矣，存者仅弃余矣”（江标著，黄政整理：《江标日记》，第395页）。

③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“早起访建霞，见旧书十余种，云在世经堂携归，刘彦清所藏也……闻上驷皆为姚彦侍、蒋香生所得矣”（叶昌炽：《缘督庐日记》第3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514页）。

④姚觐元著，董倩宸、董岑仕整理：《姚觐元日记》，第396、402—403页。

⑤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294页。

⑥罗振常撰，汪柏江、方俞明整理：《善本书所见录》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71—72页。

⑦傅曾湘云：“刘氏之书则光绪之初归于姚彦侍方伯。”（傅增湘：《题百衲本史记》，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67页）

于火,菊农^①与合伙,亦为波及,闻尚欲再开也。”^②又沈蕴石得到咫进斋藏旧抄本《圣宋遵尧录》一书,即购自姚氏开设的书肆尊古堂:“今冬,彦侍以所储书设肆于观前街,榜其门曰‘尊古堂’,予急往访,见架上是书在也。奈定值奇昂,商之至再,竟以番佛三十四尊易之。”^③

关于尊古堂书坊开设的时间,可以依据时人书札、日记考得。前所举费念慈致缪荃孙札署“六月廿九日”,具体年份尚需考证。札中另有拜托缪氏将其先祖等人编入国史《循吏传》诸事。缪氏光绪八年充国史馆协修,分纂《儒林》《文苑》《循吏》《孝友》《隐逸》五传,十四年五月交稿,此札当作于此数年间。札中又提到“柚岑万里之行,南来时恐未必到苏,不得话别,亦殊怅怅”,柚岑为缪祜孙,缪荃孙从弟,光绪十三年出使俄国,撰有《俄游汇编》,九月从上海启程。札中又有“梁星海移掌端溪”之语,梁星海即梁鼎芬,光绪十三年主讲端溪书院。又提到“彦老病愈大半,尚未复旧”^④,姚觐元光绪十三年四月后大病一场,“困顿于衽席者百有余日,屡濒于死,幸而不死”^⑤。由以上信息,可推知此札作于光绪十三年六月廿九日。据此以推,费氏所称姚慰祖在湖北所开书坊“前年毁于火”时间是光绪十一年(1885),而在苏州观前街开设尊古堂的时间是光绪十二年。费氏还提到,尊古堂在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又遭火灾而停业,并计划再开。

尊古堂开张的具体月日,在潘钟瑞日记中有更详细的记载。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,“饭后,写尊古堂书坊招牌一通”;四月二十三日,“至观前,欲访陆廉夫,遇仓石于新开书坊尊古堂”^⑥。光绪十二年三月底,潘钟瑞为尊古堂写招牌,并在四月称之为“新开书坊”。结合前文所考,这个开设在苏州观前街的“尊古堂”即姚氏新开书坊,在光绪十二年四月前后开业。

①李传元,字橘农,一作菊农,新阳(今江苏昆山)人,光绪十五年进士,三十四年任浙江按察使。

②顾廷龙校阅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第346页。

③罗振常撰,汪柏江、方俞明整理:《善本书所见录》卷二,第72页。此跋罗氏书中录作“光绪丁丑秋八月五日,归安沈蕴石谨记”,丁丑为光绪三年。而据下文所考可知,尊古堂开设于光绪十二年,疑罗氏书所记有误,“光绪丁丑”(三年)或为“光绪丁亥”(十三年)。

④顾廷龙校阅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第345页。

⑤姚觐元著,董婧宸、董岑仕整理:《姚觐元日记》,第354页。

⑥潘钟瑞著,尧育飞整理:《潘钟瑞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19年,第343、349页。

缪荃孙过苏,常造访尊古堂。《艺风老人日记》载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“过尊古堂,购朱印《续复古编》各种”;十一月二十六日,“至观前尊古堂,次郇、小雅已先至……过彦侍小谈,观其新得《淮南子》及《书经补遗》,皆黄茺圃跋。又晤其世兄公蓼”;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七日,“季文约游观前,在尊古堂购《新旧唐书合钞》,去洋十一元”^①。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,叶昌炽与胡玉缙也曾同游尊古堂:“午刻,绥之来,留之饭,同赴尊古堂阅新到旧书,肆估适不在,怅怏而返。”^②可见当时学者、藏书家多知其书坊所在,店中事务应主要是姚慰祖在打理。

光绪十七年十月,姚慰祖去世后,尊古堂无人经理,在年底停业。十二月,书坊合伙人李传元与江标谈及姚慰祖去世事:“李又云,姚公淥已故,家中宋元本书不知如何。姚氏自念慈方伯故后,尚有公淥能知收度,今已无人矣。”^③姚氏父子去世后,缪荃孙还造访过尊古堂。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,“过尊古堂,张伙云姚公蓼死,已歇业,嘱觅《咫进斋丛刻》”;二十日,“尊古堂送《新旧唐书合抄》《廿一史四谱》《郎注陆宣公集》《续复古编》,去洋十九元”^④。缪荃孙托店中伙计代觅《咫进斋丛书》,后来还送了一种给费念慈,费氏回函曰:“姚氏书求之数年,不得一见,抚今思昔,益感赅娱。故人渺矣,回首前尘,不禁心神俱怆也。”^⑤由以上所考可知,姚氏父子生前,以藏养藏,去芜取精,大量购进故家旧藏的同时,也在湖北开设书坊、在苏州观前街经营尊古堂出售书籍。曾经姚觐元收藏的书籍很多都没有姚氏藏印,可能与其开设尊古堂经营旧籍、此人彼出有关。

二、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及入端方私篋者

姚慰祖去世后,王文韶在日记中写道:“接家信骇悉姚公蓼于十月十四日病故,母老子幼,情何以堪,不图彦侍之后一衰至此,可悼可叹。”^⑥费念慈致缪荃孙札也流露出对咫进斋藏书的担忧:“公蓼逝世,遗孤稚弱,所藏虑

^①缪荃孙著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1册,第41、46、61页。

^②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第3册,第1730页。

^③江标著,黄政整理:《江标日记》,第458页。

^④缪荃孙著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1册,第196—197页。按,标点略有改动。

^⑤顾廷龙校阅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第313页。

^⑥王文韶著,袁英光、胡逢祥整理:《王文韶日记》,中华书局,1989年,第817页。

有覬觎之者，奈何？”^①在姚氏父子身后，时人对其家藏书籍已有不保之虞。

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江南收书，先是购入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筹建江南图书馆，后又陆续购得归安姚氏、南陵徐氏藏书，送京以筹建京师图书馆。姚慰祖之子绳武，字桐生，江苏候补知府，将咫进斋藏书中精华售予端方，成为京师图书馆早期馆藏来源之一。据光绪三十四年“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”，共购得“浙绅姚氏藏书一千零十一种，皖绅徐氏藏书六百四十一一种，两项书籍计共十二万九百余卷。分装一百八十箱，共编目录一份，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，委员领赏解送学部验收。所有两项书价，共银二万两”^②。所称“浙绅姚氏藏书”即归安姚氏藏书，“皖绅徐氏藏书”为南陵徐氏藏书，可知京师图书馆共收得归安姚氏书 1011 种，其中选入善本者 300 余部。京师图书馆不同时期所编的善本书目，著录归安姚氏书数量略有不同，缪荃孙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著录 296 部，王懋谔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著录 320 部，江瀚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、夏曾佑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分别著录 324 部，张宗祥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著录 330 部，史锡永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著录 324 部^③。在整个京师图书馆时期（1909—1928），归安姚氏书都是该馆除了内阁大库藏书以外最大的一宗善本来源。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的姚氏咫进斋藏书，还有中途散出而后被购回者。如旧抄本《研山斋杂记》，“此书本清学部图书馆旧藏，有‘学部图书之印’，不知何时散失，陈于厂肆，复经本馆购回，副页有跋语及之，卷首有‘姚晏’‘姚覲元印’‘吴兴姚氏邃雅堂鉴藏书画图籍之印’朱文大小三方印，眉上有‘姚氏藏书’白文方印”^④。此书卷首有“学部图书之印”满汉大方印，可知是京师图书馆早期入藏姚氏书，后流失厂肆，复为馆方购归。

1949 年邓之诚翻阅缪荃孙的京师图书馆善本目录稿（即上文提及的

^①顾廷龙校阅：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，第 373 页。

^②《学部公报》第 150 期，转引自李希泌、张椒华编：《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（春秋至五四前后）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 年，第 146 页。

^③林振岳：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编纂实践与意义》，《图书馆杂志》2024 年第 1 期，第 131—134 页。

^④史锡永：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抄本（索书号：史-XIV-1-131）。

北大藏稿本),曾慨叹咫进斋藏书善本之佳,而不知何人介绍售入京师图书馆:“归安姚氏《咫进斋》藏书颇多佳籍,不知何缘归入图书馆,当访之知此事者。”^①而据莫棠之说,当中促成此事之人即缪荃孙:“方伯罢居苏州十余载,父子相继殂谢,藏书由缪筱珊太史作缘,售入京师图书馆。”^②莫棠称姚氏藏书是缪荃孙作介售入京师图书馆,在缪氏日记、书札中亦可得证。彼时端方在江南收书,筹建江南图书馆,主要依仗缪荃孙主持,先后收得仁和丁氏^③、归安姚氏、南陵徐氏各家藏书。“南陵徐氏书”过去被认为是南陵徐乃昌积学斋藏书,实际是徐文达、徐乃光父子旧藏。徐乃光因办理币局欠下官款,以家藏字画、书籍抵偿,其中字画留藏江南图书馆,书籍则和归安姚氏书一起被送到学部,筹建京师图书馆。徐乃昌是徐乃光从弟,为徐氏藏书出售之联络人^④。徐、姚两家藏书同时办购,故缪荃孙致徐乃昌札中亦常言及姚氏书。当时姚、徐两家书运京时董理其事者为天津文友堂伙计李兰甫。缪氏致徐乃昌函云:“顷奉手书。前事甫有端倪。书籍须节后装箱。兰甫先到苏州装姚彦侍书矣。”又札云:“昨督轅派天津文友堂伙计李兰甫覆估书价,闻要送京师,大有发动之意。”^⑤又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曰“李兰甫来查厚余书”^⑥,记载李兰甫来查办徐乃光藏书。可知天津文友堂伙计李兰甫同时办理姚、徐两家藏书装箱运京之事,并先到苏州打包装箱姚氏藏书。同年六月缪氏致徐乃昌札云:“此书全仗李兰甫玉成。因不收范氏书,其党并此书亦太讥贬。兰甫说,如不要,我运进京自卖,至多不过八折。早许以润。姚宅亦万金,可与子木巡捕一询,大帅并知之,与兰甫生发。数目相同最妙。”^⑦在运书之前,关于徐氏藏书的估价产生了一些波折,端方收购姚、徐

①邓之诚著,邓瑞整理:《邓之诚文史札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12年,第490—491页。

②莫棠撰,陈乃乾辑:《铜井文房书跋》,国家图书馆编: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》第26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2年,第377页。

③有关丁氏八千卷楼售归江南图书馆的经过,详参石祥:《八千卷楼书事新考》,中西书局,2021年,第98—114页。

④林振岳:《京师图书馆“南陵徐氏书”非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辨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23年第6期,第142—148页。

⑤缪荃孙:《艺风堂书札》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》第2册,第435、470页。

⑥缪荃孙著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2册,第502页。

⑦缪荃孙:《艺风堂书札》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》第2册,第440页。

二家书共费二万两,据此札可知,二家书款数目相同,各值一万两。姚、徐两家藏书在光绪三十四年底送达学部,据恩光日记,光绪三十四年末、宣统元年(1909)初对两批藏书进行清点。宣统元年正月初十日,“两江总督端方赉来姚、徐二家共书一百八十箱”^①,其中姚氏书共计六十六箱^②。

姚绳武售予京师图书馆的咫进斋藏书中,有部分是其先人著述稿本。而缪荃孙本人对姚氏子弟出售先人手稿一事,措辞甚严,曰:“《分甘余话》云:每见人家子孙留意祖父著述手泽,往往不能得。近见姚文僖文田、严铁桥同撰《群书引说文疏证》稿本,均手稿,加签满纸。其孙彦侍方伯交予审定,前后嘱同事吴枚升写精本,后又嘱郑伯更添甚多。予颇不为然,有引用嘉道时未出之书,不如用原本,遂未及付梓,而方伯没矣。彦侍之孙将家藏书籍售之京师图书馆,手稿、一次清稿、二次清稿皆在焉。书单题曰‘钞本’,不知其高祖手泽也。圣常、雪逸、彦侍、公蓼钞校各书,一并弃之,不意清门出此败类。”^③光绪三十四年缪荃孙在代端方接收姚氏藏书时,可能根据书单估价,未能件件过目。姚绳武将姚文田、严可均合撰的《说文解字考异》(书衣题《群书引说文考》)稿本也混在出售书籍之中,书单题作“钞本”,与姚衡、姚晏、姚觐元、姚慰祖三代抄校书籍一同出售。直到宣统二年缪荃孙赴京任京师图书馆监督,将姚氏藏书拆箱编目时才发现此书是姚文田稿本,并在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加了一段案语记其原委:同治十一年(1872)缪荃孙在四川入姚觐元幕,姚氏将此稿交其整理,又另托郑知同增补;后来郑知同在旅途中去世,身边带着此稿,由此遗失。姚觐元寓居苏州时,曾在上海登报寻书,得其堂弟所藏清稿,正欲雕版印行而不幸病歿,故未刊行^④。缪荃孙因亲历此书校勘审定诸事,对姚氏后人不能世守先人手泽颇为痛心,故加严词斥之。

总领此事的端方,将姚氏藏书售归京师时,从中挑选出数部精本留藏

①恩光著,许庆江、董婧宸整理:《恩光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20年,第2页。

②《恩光日记》宣统元年正月十一日:“岁底已将咫进斋姚氏书六十六箱检讫。”(恩光著,许庆江、董婧宸整理:《恩光日记》,第2页)。

③缪荃孙著,翟金明点校:《云自在龕随笔》卷三,人民出版社,2013年,第28页。按,标点略有改动。

④缪荃孙: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民国元年(1912)上海国粹学报社《古学汇刊》排印本,经部叶二十三。姚文田此稿存本及流传情形,详参赵兵兵:《〈说文解字考异〉文献学研究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二十八辑,凤凰出版社,2023年,第237—289页。

私篋。缪荃孙记载道：“《杨太子宫词》册，姚彦侍方伯所藏。方伯爱收古书，兼及拓本，书画最少。子公蓼亦熟于目录、金石之学。乔梓连稿，孤孙尚幼，书楼扃闭二十年。一旦全数落贾人手，除鼠啮蠹食外，散若云烟。如元板《草堂雅集》及此册归陶斋，余则陶斋转购入都门图书馆。如宋板《孟东野集》，《百宋一廛赋》所载者，宋拓凤墅残帖二册，均不知下落。回思当年翦烛开筵，出所藏互相考订之乐，为之腹痛。”^①实际端方所得姚氏书不止缪氏所称两种，据傅增湘所记，尚有宋元百衲本《史记》、宋淳熙刊小字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、元刊《黄山谷大全集》、宋刊《放翁先生剑南诗稿》《新刊剑南诗稿》等。兹分叙如下：

（一）写本《杨太子宫词》

缪荃孙日记显示《杨太子宫词》归端方所有：“（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）晚入署与匋斋谈，还《宋元人书翰册》、《杨太子宫词》、马湘兰兰竹”^②。写本《杨太子宫词》为汲古阁本底本，黄丕烈旧藏，前人云系宋写本。2018年端方旧藏数种在巴黎苏富比拍卖行拍卖，当中即有此书，为刘益谦购回，藏置龙美术馆。此书清末曾在苏州影刻，疑出姚氏所为，刊成之后版片未及刷印而零散，民国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在苏州购得旧版，修整重印，即今流传写刻本《宋写本杨太子宫词》。

（二）元本《草堂雅集》

在收购姚氏藏书时，缪荃孙日记中有此书借还记录，称为咫进斋故物：“（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）匋帅借元刻《草堂雅集》十册，姚彦侍故物。”^③又缪氏所撰《草堂雅集跋》云：“归安姚彦侍方伯，在荡口收得明玉兰堂所藏元刻本……方伯拟刻之，嘱友人影写一叶，未惬意而止。今姚氏书尽出，而此集归宝华尚书，慨然借出，影写副本。”^④跋中所称“宝华尚书”即端方，其斋号“宝华庵”。由缪氏跋文可知，此书亦姚氏所购蔡氏醉经轩旧藏之一。宣统二年端方将《草堂雅集》赠与刘世珩，后影刻入《玉海堂景宋元本丛书》，未附民国七年（1918）六月刘氏跋，记此书递藏原委：“展转为姚彦侍丈所收，嗣入托络忠敏公宝华庵。庚戌岁暮，公在京邸，以是集

^①缪荃孙著，翟金明点校：《云自在龕随笔》卷五，第121—122页。

^②缪荃孙著，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2册，第520页。

^③缪荃孙著，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2册，第521页。

^④缪荃孙著，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》第1册，第416页。

见贻,遂归斋中。”^①而据王欣夫所记刘世珩之子刘之泗(公鲁)言,此书已在刘氏作跋当年秋季毁于火灾:“昔晤刘君公鲁,云其先人于一九一八年秋携此与宋蜀大字本《孔子家语》、元贞本《论语注疏》、元本《草堂雅集》,寓浦口之大安栈,不戒于火。”^②这部《草堂雅集》自此失传。

(三)宋拓《凤墅残帖》

缪荃孙所称“不知下落”的“宋拓凤墅残帖”,实则也归端方所有。此拓姚觐元光绪五年三月十三日在京中以三百金购得^③,带到湖北,杨守敬曾在其处见过。光绪三十三年,杨守敬又在端方处见到并题观款。杨氏跋《凤墅帖》云:“光绪己卯,姚彦侍方伯官鄂时,曾出以示。姚氏珍若拱璧,故未题一字。前年曾见于匊斋节署,以卷中诸跋皆考证详核,无俟赘语,亦仅书一观跋……宣统元年三月杨守敬记。”^④

(四)宋元百衲本《史记》

傅增湘《题百衲本史记》谓:“姚氏藏书,端方督两江时,斥数万金举而储之清凉山下江南官库^⑤,而独取此书归之私篋。既而联姻于项城袁氏,此书乃为女公子奩中物,遂以贻圭庵公子。刘氏玉海堂从匊斋假出,影写付刊,遂得传播于世。”^⑥此书为刘喜海旧藏,姚氏书售出时,为端方所得,后作为嫁奩转至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。宣统元年涵芬楼影印《影宋百衲本史记》,牌记署“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涵芬楼借溁阳陶氏本影印”,底本即端方所藏此本。端方自称先世汉人,本姓陶,故号陶斋(匊斋),自署“溁阳陶氏”。书上有“贵池刘世珩假观”印,宣统二年十二月刘世珩从端方处借出,请陶子麟照款“仿宋影刻”,至民国三年刻成。百衲本《史记》原本后归周叔弢先生,今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07998)^⑦。

①顾瑛辑:《草堂雅集》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1182页。

②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第1013页。

③姚觐元著,董婧宸、董岑仕整理:《姚觐元日记》,第219页。

④杨守敬:《杨守敬集》第8册,湖北人民出版社,1988年,第1105页。

⑤郑伟章据莫棠、傅增湘二跋所述不同,谓:“傅氏云归南馆,莫氏云归北馆,殆前者为觐元所藏,后者为子慰祖妣后所归。”(郑伟章:《文献家通考(清—现代)》,第1062页)此说不确,姚氏书先在江南收购,再北送京师建馆。

⑥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二,第67—68页。

⑦张兴吉:《〈影宋百衲本史记〉考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0年第2期,第86—90页。

(五) 宋淳熙刊小字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

宋淳熙刊小字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潘祖荫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曾在姚觐元咫进斋见过，记作“小字《纪事本末》一本”^①。此本存卷二，清末姚氏售书时为端方所得，后归傅增湘。傅氏《宋淳熙刊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跋》云：“曩于陶斋遗书中得小字残本一卷，知其罕秘，私用珍惜。嗣见松江韩氏书中亦有一册，取而视之，其藏印与余本同，知本一书而分析者。”^②此书今藏国家图书馆（索书号：08665），已与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藏本（存卷十二至十三）配成三册。

(六) 元版《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》、宋版《放翁先生剑南诗稿》《新刊剑南诗稿》

傅增湘跋《注陆宣公奏议》曰：“匊翁没后，篋中藏书尽散，余既得宋刊百衲本《通鉴》及《山谷集》《剑南诗稿》，皆海内孤帙，可云拔其尤矣。”^③其所云《山谷集》《剑南诗稿》，即《丙戌冬咫进斋购蔡氏书目》所著录的“宋板《黄山谷大全集》六册”“宋刻残本《剑南诗稿》十八卷”，皆黄丕烈、汪士钟旧藏，为姚氏光绪十二年购得蔡氏旧藏之一；又同为端方所得，后归傅增湘，今藏国家图书馆^④。

以上八种皆为咫进斋旧物，售书时归端方私篋。

三、售予愚斋图书馆

光绪三十四年，盛宣怀赴日疗养，归国后创办愚斋图书馆^⑤，广为收

①潘祖荫：《潘祖荫日记》，苏州博物馆藏稿本。

②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卷三，第128页。

③傅增湘撰，王菡整理：《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》上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120页。

④“宋板《黄山谷大全集》六册”实为元刻本《山谷黄先生大全诗注》二十卷，存十六卷（卷一至五、七至八、十二至二十）。此书傅增湘后来售与日本文求堂，再由周叔弢购回，现藏国家图书馆（索书号：08456）。“宋刻残本《剑南诗稿》十八卷”为两部，其一为宋刻《放翁先生剑南诗稿》六十七卷，存目录七卷（一至二、四至八），诗八卷（四十二至四十四、五十八至六十二），现藏国家图书馆（索书号：11405）；其二为宋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严州郡斋刻本《新刊剑南诗稿》二十卷，存十卷（卷一至四、八至十、十四至十六），现藏国家图书馆（索书号：11404）。

⑤盛宣怀复唐景崇函（宣统二年）：“前岁自东瀛就医回国，即拟在沪创一私家图书馆。”（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，<https://repository.lib.cuhk.edu.hk/sc/item/cuhk-1735542>，档案编号：sxh27-0098）

购故家藏书。姚氏咫进斋藏书之精华虽已大多售归京师图书馆,家中尚有遗留,姚绳武曾将部分碑帖、藏书寄给王钰孙、王大炘,由其转呈盛宣怀,供愚斋图书馆甄选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,有两通姚绳武书札,可窥其详情。其中一通致王大炘曰:“敝处前交上弟二次书籍六十四种,当承示复,书均转达,曾经贵同事罗君品定,均系善本,且有元明精抄在内,并属贵馆不重复之书,惟为日已久,未审执事已否白于宫保之前?现在图书馆若何办法?窃以为此事为保存国粹,必可岿然独存,即公法亦当有保护专条,万无中辍不办之理。即足下属觅天津图书馆傅沅叔之书目,访编校勘,一番辛苦,一旦弃之,亦殊可惜也。所有前项六十四种书籍,是否仍能给价,抑或拟即退还敝处,足下必经与宫保接洽,务祈惠示一切,无任企禱。至尚有留存旧帖十余种,皆系精拓,赏收之后,未必肯还,未必再给价。好在世交,亦不敢再烦足下多事矣。”^①王大炘直接将姚氏此函转呈盛宣怀,请示如何处置:“兹有上渎者,接得姚桐笙来函,专询第二次书籍去留,特将原函呈鉴,应如何答复之处,伏乞钧裁。如或令其捐助,务求训示,大炘亦乐为说合焉。”^②据函中所言,姚绳武发此函时已送过两次书籍,第二次所送共计六十四种,多有“元明精抄”。另外,还提到送去碑帖拓本十余种。盛宣怀喜收金石文字,盛档中有多件吕景端等为其收罗金石碑拓的相关函札。姚氏函中谓碑帖盛氏未必肯作价购买或退还,自认与盛氏尚属世交,可去函询问。

盛档中也保留了姚绳武向盛宣怀询问此批碑帖、书籍的函件:“侄侨寓吴中,赋闲数载,思作京华之游,而摒挡一切,尚费踌躇。曩者由王冠山经手呈书籍六十四种,又由王绳伯内兄经手送呈碑帖十七种,计登藏府,俾得古粹宝存,感且不朽。其价值若干,自有定评,侄未敢赘词,即希酌夺见施,至为感禱。”^③原函“碑帖十七种”旁有墨笔批语“当时只留□种,单上注明‘留’字,余皆交还”,应是盛氏或其手下文员所记,具体留多少种,原件空白未填,仅可知十七种碑帖是选留了一部分后,余下的退还

^①姚绳武致王大炘函,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, <https://repository.lib.cuhk.edu.hk/sc/item/cuhk-1743317>, 档案编号: sxh43-0032。

^②王大炘致盛宣怀函,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, <https://repository.lib.cuhk.edu.hk/sc/item/cuhk-1743313>, 档案编号: sxh43-0031。

^③姚绳武致盛宣怀函,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, <https://repository.lib.cuhk.edu.hk/sc/item/cuhk-1752424>, 档案编号: sxh59-0132。

给姚绳武。至于六十四种书籍是否全收,在盛档中未见下文。辛亥鼎革以后,缪荃孙寓居沪上,为人编刊丛书及编目度日,此时也帮助盛氏办理愚斋图书馆。在缪荃孙致盛宣怀札中,也提到这批姚氏出售的书籍:“书馆之书,以姚氏一单为最佳,千万不可退去,八十余种选六十种入善本矣。天一阁书已是脚货,外间传言王子展经手,公出一万四千元之价,有是事否?书不值三千元,范氏子孙现来赎取,正在议论。天一阁声名虽大,不如姚氏远矣。内十行本《周易》最佳,《经典释文》则本朝刻也。”^①缪氏极力推荐购置姚氏这批书籍,谓已从八十种中选了六十种入愚斋图书馆善本,并以范氏天一阁一批书与之对比,认为“不如姚氏远矣”,力劝盛氏千万不可退去。由以上数札可知,咫进斋藏书在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后,还有部分由姚绳武售予盛宣怀愚斋图书馆,包括碑帖和书籍。

四、民国间零星散出

姚氏藏书,其大宗售归京师图书馆及部分售予愚斋图书馆之后,民国间尚有零星散出者。民国七年(1918),吴中王荫嘉曾得《说文系传》一部,并谓同时散出的还有宋本《六帖》、元版《一统志》:“戊午八月,购之文津书坊。姚氏所藏,至此扫地无余矣。端制军任两江时,尽吸去其精粹。自后续有所出,均经奴仆之手,亲旧辈反无由得之。今年巨票中,予知有宋本《六帖》、元本《一统志》最为星凤之书,亟托所习坊贾奔走求觅,已不能及,徒对此书之累累章记兴浩叹耳。”此外,王氏所得尚有铜板《西清古鉴》四十卷《钱录》十六卷,二十四册^②。其弟王欣夫亦得数部,如清大兴刘位坦手抄本《法帖释文》十卷^③,姚衡、姚晏手校旧抄本《绛帖平》六卷^④,清道光刻本《浙江砖录》四卷二册^⑤。可见在民国间,姚氏家中藏书仍陆续散出。

姚氏编刊《咫进斋丛书》未刻各稿,在民国年间也陆续散出。民国四年,恽毓鼎曾见江瀚所得恽敬《大云山房集外文》一部:“前岁江叔海云,尝得《大云山房集外文》十三篇,乃咫进斋拟刊未就之稿本。”^⑥恽敬乃姚

^① 缪荃孙:《艺风堂书札》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》第2册,第324页。

^② 王荫嘉:《二十八宿研斋珍藏书目》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。

^③ 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上,第134页。

^④ 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上,第135页。

^⑤ 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下,第1519页。

^⑥ 恽毓鼎著,史晓风整理: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第2册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4年,第734页。

文田之婿,姚觐元曾刻其《大云山房杂记》入《咫进斋丛书》,此《大云山房集外文》亦属姚氏未刊之辑稿,后恽毓鼎借抄此本,其子宝惠将之刊版,但未付印,今不传^①。民国十六年,张元济从书估苏某处见到姚氏咫进斋旧藏书稿数种,致函多方,欲谋刊布。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,张元济致函赵凤昌,提到姚氏咫进斋旧藏书稿,并请书估送上呈览,恳请赵凤昌为之刊布:“吴兴姚氏,名门世德,咫进、晋石,辉映后先。曾几何时,遗书散佚。前日获见兹稿,弥深感喟。嗣诵校签,知经雠对。人生鸿雪,每难忘怀。况在文字,其味尤永。故敢介之左右,俾免飘堕。今诵来书,喜归邺架。良朋手泽,少年心力,兼而有之,珍重可想。蒙示将检其未见刊本者为付剞劂,既完故人未了之愿,更为嘉惠来学之资。旷世高怀,式深企仰。近日晤叔雍世兄于寿圣庵,谈及兹事,因苏估尚未送到,急思快睹,谆谆见属。崇文念旧,此等风谊,求之近今,何可多得,同深钦慕。”^②次年一月七日,张元济又致函刘承幹,请其代为刊刻:“书友苏君送来旧书多种,系姚彦侍先生旧物。其咫进斋未刻稿中有数种为珂乡先哲遗著,或可备《吴兴丛[书]》之采择。谨属送呈,伏乞延览。”^③此数种书稿,当为拟编入《咫进斋丛书》者,因姚氏父子相继去世而中辍,《丛书》第四辑已近竣工,而仅刷印有红样,未正式印行^④。其后计划刊行的书稿也因此零落,为张元济所见,乃为之谋刊。

民国间罗振常在上海经营书店蟬隐庐,也曾经手咫进斋旧藏书数十

^①详参林振岳:《〈大云山房文稿〉版本考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17年第2期,第109—115页。

^②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:《赵凤昌藏札》第5册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9年,第179—181页。

^③张元济:《张元济全集》第1卷,商务印书馆,2007年,第438页。

^④《咫进斋丛书》正式刊行三集,《中国丛书综录》亦如是著录。实则姚氏刻有第四集十八种。国家图书馆藏有《四集》朱印样本,计《说文经字考》《海东金石存考》《西域水道记》《投壶考原》《玉湖渔唱》五种。其版多墨钉,未及藏事而彦侍父子相继谢世,故未正式印行。姚氏身后,《四集》书版为瞿启甲购藏,瞿氏跋《咫进斋丛书》曰:“余购得归安姚氏所梓丛书版片,咫进斋三集完好无阙,第四集或刻而未竣,或有阙叶,或有墨钉,为觅本校补,凡十八种,命工摹印,附首三集以行。”(仲伟行、吴雍安、曾康编著:《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143页)另据马珂考证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第四集十三种(马珂:《〈咫进斋丛书〉版本研究——兼谈〈咫进斋丛书〉第四集》,《山东图书馆学刊》2021年第1期,第105—109页)。

箱。罗氏跋旧抄本《数类》曰：“曩年曾得姚氏咫进斋藏书数十箱，于其中捡得此书二册。”^①其中明刊本《释名》八卷在民国七年曾寄傅增湘过目，傅氏有记：“蟬隐庐罗子经寄来，云得之苏州姚彦侍家。戊午。”^②可知罗振常收得姚氏藏书当在民国七年前后。罗氏《善本书所见录》还著录有姚氏旧藏多种：旧抄本《圣宋遵尧录》，有“彦侍借读”朱文方印，并沈蕴石跋称购自姚氏所开尊古堂，书上另有刘履芬印，当是姚氏所得刘履芬旧藏之一^③。《古逸丛书》本《汉书食货志》，“此为咫进斋旧藏，必黎氏赠姚彦侍者”^④。又姚艸元校本《说苑》，据拜经楼藏咸淳乙丑九月重刊本校，有姚艸元跋并藏印^⑤，此本今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（书号：05394），底本系清刻《汉魏丛书》本^⑥。此外，罗振常蟬隐庐还兼营出版业务，所影印出版书籍也有底本出自姚氏旧藏者。如石印本《传忠堂书目》附有一部《自怡悦斋藏书目录》，底本即得自咫进斋，罗氏自序谓：“十余年前，余在姑苏得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，中有钞本《自怡悦斋书目》一册，不悉藏者何人。书不多而颇有珍本，记录考订，具见学识，非蒙昧者所能为。书面粘有一红签，意必求售于姚氏者，官场忌见素纸。时彦侍方伯甫罢官家居，以铅槧收藏自娱也。”^⑦以上数种，为罗氏经手姚氏咫进斋藏书数十箱中的一部分。

傅增湘也经眼归安姚氏藏书多种。除前所云罗振常寄来的明刊本《释名》外，傅氏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尚记有其他数种。傅氏民国七年所见旧写本《履斋示儿编》二十三卷，有“咫进斋印”^⑧；民国十年所见影写明嘉靖刊本《宣靖备史》四卷，“清鲍廷博、章紫伯、姚彦侍递藏”^⑨；民国十一年从翰文斋借来旧写本《靖康传信录》三卷，“经刘泖生履芬、姚彦侍收藏”^⑩；民国十九年所见陶湘藏乾隆二十四年刊本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三卷，

①《标点善本题跋集录》，台北“中央”图书馆，1992年，第378页。

②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第123页。

③罗振常撰，汪柏江、方俞明整理：《善本书所见录》卷二，第71—72页。

④罗振常撰，汪柏江、方俞明整理：《善本书所见录》卷二，第27页。

⑤罗振常撰，汪柏江、方俞明整理：《善本书所见录》卷三，第77页。

⑥《标点善本题跋集录》，第237页。

⑦罗振常序，罗振常校订：《传忠堂书目》附《自怡悦斋藏书目录》，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上海罗氏蟬隐庐石印本。

⑧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第744页。

⑨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第291页。

⑩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第294页。

“咫进斋姚彦侍旧藏,有印记。今归陶兰泉”^①。由以上可知,民国七年以降,姚氏藏书仍零星售出,逐渐散失殆尽。

五、结语

归安姚氏姚觐元、姚慰祖父子藏书,在生前即陆续出售,此进彼出。曾在湖北开设书坊,晚年寓居苏州,又在观前街开设尊古堂书坊出售藏书。姚氏父子光绪十六、十七年相继谢世,藏书逐渐流散。清末觐元之孙姚绳武将咫进斋藏书中精华售与两江总督端方,送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,端方从中抽出数种精本留存私篋。端方所藏后有部分流散海外,近年有写本《杨太后宫词》等回流。民国时咫进斋藏书仍陆续散出,姚绳武曾将部分藏书与碑帖售予盛宣怀愚斋图书馆,王荫嘉、王欣夫、张元济、罗振常、傅增湘等皆曾陆续收得姚氏旧藏。而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姚氏藏书主体部分,经京师图书馆缪荃孙、王懋谔、江瀚、夏曾佑、张宗祥、史锡永等历任主事编目整理,编入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。京师图书馆改组为北平图书馆后,赵万里将原来入录的归安姚氏藏书善本删汰近半,剩下一半留在善本甲库者,编入《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^②。抗战时姚氏部分旧藏随“甲库善本”南迁,后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,战后移交台北“中央”图书馆,后移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而留存大陆者,一部分藏于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书库;原入藏善本甲库及移到乙库者,除去南迁部分,仍存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。

本文写作过程承蒙王立民、董岑仕、董婧宸、梁健康诸学兄惠赐资料并赐教,谨致谢忱。

【作者简介】林振岳,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聘教轨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典文献学、版本目录学。

^①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第392页。

^②原夏曾佑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中著录的“归安姚氏书”324部,赵万里编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时提归普通书库者109部,另存重复书库者29部,提入善本乙库者16部,共计从善本书目剔除154部,同时对旧目著录归安姚氏书版本多有是正(详参国立北平图书馆:《本馆善本书目新旧二目异同表》,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1934年第8卷第1、2、4号)。